



《我的華麗皮囊》

探索人性病態的面貌

艾慕杜華作品裡的「異常」人物是從不缺席的。從早期作品裡患「性癡症」色情狂少女 (Labyrinth of Passion)、嗅吸海洛英的羅馬天主教修女 (Dark Habits)、對死亡有着病態般迷戀的退役鬥牛士 (Matador)，到《論盡我阿媽》(All About My Mother) 裡還未「去勢」的變性人以及和「她」發生性關係而珠胎暗結的年輕修女、《壞教慾》(Bad Education) 裡戀童癖的羅馬天主教神父，艾慕杜華一再地顛覆道德規範，讓觀眾目瞪口呆的同時，卻又用他獨特的說故事技巧，讓人將看似完全不可思議的情節合理化，最終接受，甚至還同情主角的遭遇。 ■文：邱曄然

《我的華麗皮囊》改編自幾年前過世的法國作家Thierry Jonquet的驚悚小說《狼蛛》，是艾慕杜華少有的非原創劇本，但還是和多部舊作一樣「邪氣」逼人。21年前演出《捆着我，綁着我》(Tie Me Up! Tie Me Down!) 的安東尼奧班德拉斯 (Antonio Banderas)，再次和老搭檔艾慕杜華合作，重新演繹囚禁者的角色，只不過他已不是那個綁架一夜情女伴的癡情精神病患者，而是搖身一變，成為有身份有地位、對亡妻思念成癡的整形外科手術醫生。雖然身材有點兒走樣，額頭上的皺紋也很明顯，但收放自如的演技，和當年流於表面、缺乏層次感的神經質表情，不可同日而語，而片中病態醫生囚禁的女子，則由伊蓮娜 (Elena Anaya) 演出。記得2002年伊蓮娜在《對她有話兒》(Talk to Her) 裡不過是插上一角，扮演旅遊書籍作家 (即鍾情於鬥牛女女士的男主角) 前女友。即使僅僅兩場戲，那甜美可人的模樣，卻讓戲迷留下深刻印象。從2010年的《羅馬慾樂園》的輕佻的男性化女同志，脫胎換骨成《我的華麗皮囊》裡成熟冷艷的神秘女郎，伊蓮娜可說是一舉一投足都是戲。

斯德哥爾摩症候群

這戲在台灣的中文字名是《切膚慾謀》，直接點出影片裡「換膚」、「慾望」與「計謀」三者之間層層相扣的關係，然而卻少了香港中文片名《我的華麗皮囊》的隱喻。完美無瑕的皮囊其實只是表象，外表雖然已經徹底改變了，內在卻依舊是本來的面目，因為改得了外在，卻帶不走內心深處的記憶與創傷。

在異常心理學 (Abnormal Psychology/Psychopathology) 理論裡，有一種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(Stockholm syndrome) 的症狀，在情感上依賴他人，並且容易受感動的人，當遭類似被挾持、禁錮的狀況，而有關於狀況又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的話，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症

狀。受害者 (人質) 與加害者 (挾持者) 由於相處久了，從開始的恐懼、害怕，到不由自主地同情加害者，最後甚至心甘情願地協助加害者。

在《捆着我，綁着我》裡，遭綁架的女子在被姐姐搭救後，竟然不願意報警，因為她發現自己已經愛上綁架她的青年，最終決定和青年一起生活，讓苦苦癡纏的青年，終於如願以償。在《我的華麗皮囊》裡，當一名不速之客，以揭發醫生不經當事人同意，而用真人進行更換皮膚手術威脅醫生時，被囚禁的神秘女郎在那一刻出現，並以很堅定的語氣表示自己是自願參與試驗的。當所有人幾乎相信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橋段將再度上演，幸好不速之客遺留下來的份報章尋人啟事，使得劇情來個大逆轉，否則就沒戲可唱了。

從異常心理學的角度，對整容外科手術醫生的病態心理發展過程進行剖析的話，筆者會聯想到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 (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 PTSD) 患者的異常行為。所謂 PTSD，指的是在遭遇破壞性極大的災難後，如海嘯、地震、兇殺案、性侵犯事、喪失關係親密的親人、朋友等，以至於身心嚴重受創，心理狀態上產生失調的一種常見後遺症。PTSD患者性情會出現巨大的變化，容易發怒，有些患者也會出現重度憂鬱、焦慮失調、物質 (如毒品、酒精) 濫用或物質依賴症 (substance abuse or substance dependence) 等症狀。臨床試驗也證明，孩童期患有 PTSD 者，成年後的犯罪傾向更高。

人性本善或本惡

整容醫生的妻子對他不忠，和情人私奔，結果發生車禍，全身



燒得面目全非，這是悲劇的開始；痴愛妻子的他，把妻子從車禍現場救出來，不顧身邊人的反對，選擇遠離同僚，全心全意投入基因改造的人工皮膚培植與移植研究，希望還原妻子的容貌。由於他的研究手法不符合行業道德規範，不被上司和同行所認同，促使他變得更加陰沉。當研究還沒有任何成果時，妻子突然甦醒，通過落地玻璃窗看到自己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樣子後，受不了打擊跳樓自盡。醫生和妻子的獨生女目睹母親自殺，所以精神崩潰。醫生想幫助女兒重新融入社會，結果一次的社交活動，不但導致女兒失去了貞操，最終因為精神失控而步母親的後塵。經歷喪妻喪女之痛後，醫生的性格變得更加怪異，並且走向極端，以真人作為人工皮膚的試驗品。數度受創，卻沒有得到適當心理輔導，以致種下了復仇的種子，最終一步一步讓自己走向滅亡。

除了為求一夜歡愉的青年以外，細觀片中每一個主要角色 (醫生、女管家、女管家的兒子)，不難發現他們都有着異常的心理。異常心理的形成，正如以上所述，往往與過去的創傷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。正因為如此，即使他們的行為再怎樣違背道德，看官們又豈能忍心嚴厲譴責與批判他們呢？或許這就是導演高明之處，有足夠的理由說服觀眾接受病態的行為、病態的情節。《我的華麗皮囊》再度喚起了筆者對人性本善或本惡的思索。或許，每個人內心深處其實都深埋着一顆犯罪的種子，當某種強烈的感受 (如慾望、仇恨) 一步一步將你吞噬時，甚麼道德規範都化為烏有。當黑暗面浮上了岸，就再也沒有「U轉」的可能了。



影音館

《響在耳邊，近在眼前》—THE KEY NOTE

改編自美國作家Jonathan Safran Foer同名作品的《響在耳邊，近在眼前》(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)，小說中文譯名為《心靈鑰匙》，由執導過《跳出我天地》、《讀愛》的導演Stephen Daldry執導，湯漢斯和珊迪娜布洛主演，講述一名叫Oskar的男孩，在父親 (湯漢斯飾) 於911事件中不幸去世後，在他的背心裡找到一條不明的鑰匙，認為這是父親對他一個最後的教誨，於是就憑着這一柄鑰匙，走遍紐約非找出一個答案不可。本片提名了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電影，原創音樂由法國籍作曲家Alexandre Desplat負責，他的近作有《情迷露露7天》和《選戰風雲》，同樣為與金像獎有關的重要作品。



原創音樂由Alexandre Desplat負責，但《響》的核心卻由鋼琴家Jean-Yves Thibaudet一手包辦——這位年過半百的法國鋼琴家，來自非傳統音樂世家，雖然父母也玩音樂，但不是專業的。推出過差不多40張唱片，在古典鋼琴以外亦涉足過爵士樂，最著名莫過於跟爵士巨匠Bill Evans合作過。來到《響》，他就安分守己地以鋼琴為電影中的男孩Oskar，說出內心的獨白。依然沒有沿用主旋律作為核心，但在Alexandre Desplat的巧妙安排下，這透過黑白鍵跟觀眾的對話，非常動人。《The Worst Day》、《The Key》、《Nothing Fits》、《Oskar's Monologue》，在弦樂的催化下，絕對能描畫出

Oskar的心路歷程 (原著小說中他患有自閉症)。

本片預告片的末段，兩父子一句對話：「太容易找到的話……」，「就沒有價值了……」這句話，應用於湯漢斯身上嗎？在電影市道還沒有走向這麼商業和計算之前 (就是要3D和大量的置入式廣告)，我們已覺得湯漢斯的電影，非常地商業和計算——《緣份的天空》、《阿甘正傳》、《劫後餘生》、《阿波羅13號》等，角色極為美國人受落之餘，也硬銷他的個人魅力，十多年前，應該還行得通。演而優則導，也監製過電影，證明了他絕非100%全才。到了去年，湯漢斯再要實驗一下他的「材料」，自編自導自演一個代表他還能入世力sell個人魅力的電影《來佬奇緣》，結果毀譽參半。太容易找到的話 (獎項、榮譽)，不是沒有價值，而是，會變得極有壓力。

二手好碟

■文：勇先

回看視帝失意時 ——《殺手再培訓》

今日講「視帝」兩字，很多人的即時反應會想到黎耀祥，而不是夏雨或鄭嘉穎，便知道他在觀眾心目中究竟有多紅。不少讀者可能已忘記他之前當了多少年龍套，甚至曾經主演一套名噪一時的港產片《殺手再培訓》。

所謂名噪一時不因別的，純粹是因為當時該電影「榮獲」1998年首十套最低票房之一而已。這套由黎耀祥、麥長青、容錦昌、高雄、劉玉翠、劉錦玲等主演的電影，縱使放諸今日，也不具足份量成為台慶劇「卡士」，更何況是14年前？特別是當時港產片已經走上由盛轉衰的道路，一些星味、「養眼度」不足電影票房落得慘情下場，並非是一件稀奇事。

《殺》的處境是回歸之後正經歷金融風暴的香港，不少人 (特別是中年人) 面對經濟轉型，都陷入無助的失業狀況，所以政府當年開始舉辦僱員再培訓課程，讓一眾失業中年人可以學習新技能轉行。原本做殺手的張世典 (黎耀祥飾) 亦因為受到內地的廉價殺手「頂爛市」所影響，而憤然放下屠刀，就讀再培訓課程藉以轉行，卻發現刻薄老闆何其多，即使工作再辛勤工時再長，亦只換來區區四、五千元的薪金。剛巧，他的師傅 (高雄飾) 此時接了一單生意，是一名強姦案受害者聘請他幹掉三個犯人，令張世典再次走上殺手的道路。他先後殺害了兩個犯案者，但對着由麥長青飾演的目標人物，卻始終無法下手，因為對方跟自己一樣同樣是快為人父。或者受父愛的影響，張世典終於給對方一條生路，而他亦繼續完成僱員再培訓計劃，展開人生新一頁。

相比起香港電影史上出現過千千萬萬的爛片，《殺手再培訓》其實並不算是令觀眾憤然割愛之作。故事以殺手的角度出發，講及他們在無情背後跟其他人一樣，要討生活，還要



受無良老闆壓價，這也算是一個有趣的視點。儘管該片距今已有十多年，但今日看來仍有一番共鳴。張世典當年失業，是因為被內地殺手「搶飯碗」；同樣今日香港社會，亦出現了內地人「爭奪」香港人資源的講法。箇中誰是誰非，誠意是觀點與角度。可是十多年前，當我們社會面對經濟轉型，尚且也有「雷聲大雨點小」的僱員再培訓計劃幫助我們和張世典；但今日香港人面對生活資源一點一點被榨乾之時，我們的出路，究竟又在哪？

港產片

■文：金寶

《傾城之淚》：珍惜眼前人

電影《傾城之淚》的宣傳海報，六個演員的臉上都淌着淚水，看似一套文藝悲情的電影，導演黃真真卻說《傾城之淚》不是一齣催淚煽情的悲劇，它想和觀眾分享的，其實是真誠。

「電影公司在開拍這部戲之初，『傾城之淚』這條題是一早已定下的，因為他們認為市場上已很久沒有出現這種愛情電影，但觀眾亦應想入場釋放一下眼淚，所以我們便要編寫一個賺人熱淚的故事。但其實這是很高難度的，一齣九十分鐘的電影已不容易教觀眾感動，而我們還要將整個劇本分作三個小故事，每個小故事只以三十分鐘去打動觀眾，確實是一大挑戰；但作為一個導演，我很樂意每次開新戲都有一個新的挑戰要迎接。」

而電影除了要感動觀眾，首先還得打動創作者本身，為了拍這部電影，黃真真流了不少眼淚。「創作劇本時會哭，在現場準備埋位又哭，後期做配音和剪接時也會哭，因為作為它的創作者，我們是百分百投入的。拍完這部戲，自己亦有新的領略，你說老土也好，我真的感到要珍惜自己身邊的人，想愛家人多一點，因為這三個故事都是說，沒有幸福是必然的。」

《傾城之淚》的第一段故事，是說周冬雨和李治廷這對年輕的戀人，因為患上癌症，只能在有限的日子裡追逐無盡的愛；第二段故事中，任賢齊和梁詠琪為了母校的重建，在畢業後多年又重新走在一起，追逐夢想；最後一個故事，黃真真認為一般大眾應會有共鳴，因為那是關於兩個在都市裡的小人物的故事：寶驍和陳喬恩是從事基層工作的一對平凡戀人，為了前途，二人被迫分開，到寶驍終於擁有了事業，他們卻又被命運捉弄，無法走在一起。

黃真真說三個故事，流的淚有苦有甜，第二段追逐夢想的故事，流的就是甜的淚，而第一個故事則最為觸動編者的內心。「年輕人大多浪費青春，但這周冬雨和李治廷的角色患了癌症，沒有時間揮霍，他們的愛是有限的。有一幕他們騎電單車去玩，大叫『不如一起去死』，這就是年青人的青春和愛情。我們成年人是不會這樣做了，但卻不代表我們心底裡已經失去了這份純真，我想觀眾還是會感動的。」



導演黃真真